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卷十四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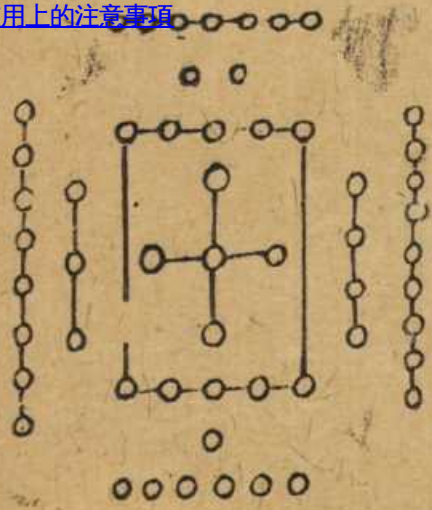
彩色首頁1

河圖象數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文全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經籍
 河圖洛書圖者圖
 寫其像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考索續集卷十三
九
為辭非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皆可欺故也

考索卷十三

考索卷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修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贛州同知蕭泗校正

○諸史門

史記前漢書

與善隱而彰懲惡直而寬

遷之傳廉頗也議赦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鄴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辨如鄴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以隱顯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悲也

官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走者切善督酷吏人有小惡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
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
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望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
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史家論
固依遷之藩籬

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譎詐之
異行也遷必傳遷紀昌而固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遷取陳而固亦取
陳固好同乎遷也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封
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
以不能無失也同上

遷固皆有失

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司馬遷范曄陳壽
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麟之差而不齊也嘗歎司馬遷如彼其才
如彼其所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已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俠

重質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則
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羶羊之性
櫛矢之異測威德之灾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
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已
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又
固為藝文志述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
峙而齊驅且真說曰王道既微特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蓬蠱出並作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
而已乎宜固之附贊憲而死於非義也波水釣翁文

史記當時漢祖為漢王漢書不當加以漢字

著魯史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
祖參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
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
書首為漢一也于仲豫仍踵取亦漢一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史

班史載陳涉事不當用遷史文皇而謚曰敬君平事不當用班史語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

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平蜀人

之言一可同云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矣其是乎

史記不當以無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遜居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傳犬豕不若為得謂之賢哉又漢書

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誠於富貴如淮陰初在側微隨業無行復居榮貴滿盈速禍羨其善將呼為才

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並史通

而意盡

拍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

知矢左右手漢兵敗績淮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羣

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同上

遷未為全得固亦未可非

遷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

復遷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逆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司為連類張曼云

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諸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

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虛舜見既遂監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

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焉氏也劉執思商確

漢史雅重班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

養漢宮持天下無立呂宗稱制故僭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

具以戚聲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

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尊曩例殊合事宜豈謂維濟發於巧心反

受嗤於拙目也史

遷固載事之失

按劉氏初與書佳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及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間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而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五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令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享

太史公諸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榮紆以相屬編字戢習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知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逆龍表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悵而不去則宜以志各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

遷固易地而處本無優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書全取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其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史記前後漢書

三史載虛文為非

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西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設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

互相譏誚

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書復爾史之才其難矣史論

前漢書

不當蹈襲遷論以足其書不當取遷雄之自序

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被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雄皆取其自叙胥胥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傳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上同

表書王侯號謚姓名皆有深意

西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士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姓則加其姓於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號謚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

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上同

固善採摭漢事充于簡冊

漢之文帝號為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據唐柳宗元謂漢風雅敷施天下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孟堅接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焉

陳季雅博議

孺子不當書於莽傳

况神靈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五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上同

不當以嚴延年正子貢冉有

又云嚴延年精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

吏列統箇伯而此孔明達者豈其倫哉
漢書做史記後人做漢書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
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
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
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
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
變革惟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漢書包舉一代

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迨於魏亡史記唯論
於漢始知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
言皆精練事甚該密

古今人表品藻失次

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德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

甚高其義甚極及至篇中所列莫不類於其叙哉若孔明達者類稱

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魯參進仲弓而退冉有

第一曾子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

亡鄧國今之鄧侯入下愚之上弟夫寧人負我為善獲天特此效尤將

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

決在未萌自可高立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

流三甥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橋為上陽處父次士會

為下四之僑四等處父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

陽居末六漸離五等荆軻斯並是非贅亂善惡紛拏或策駑駘而捨其糞

以茲為監欲誰欺乎二同

述漢書本末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棄而不錄其後歐向楊雄等相次撰述
迄于哀平猶名史記繼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似不
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新室設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

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
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
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
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
書帝意乃解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
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文奉詔校叙又選馬融
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
續所作而古今人表猶不類本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
悅依左氏傳體刪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行同
相如傳乃自叙班固不知

長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
改作尋因於馬揚傳末有云遷葬之自叙如此至此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固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絕矣惜哉史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

蔑無觀持論如是一 蘇聞必務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
於百官公卿表後庶一 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俞乎史

左傳荀悅漢紀

左傳非畧吳楚漢紀非節匈奴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
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
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秉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
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
闊立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因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
埋於魯國為廬之辨牛鳴列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
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中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凌強晉
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
非是獨畧胡卿而偏詳漢室之盛既疑立明之撰吳楚遂誣仲豫之抑
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史

荀悅漢紀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實西漢之末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附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
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畧班史勤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
夫以規諷隗囂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實
戲幽通亦與同載者矣史通

前後漢書

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

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曆數終在班范二史皆
以劉元為目不其慢乎上同

後漢書

不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并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
既而兵敗長安其歸鄴邑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

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獨先不從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
所修理當刊革者也上同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入姓名如行狀先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
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
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
之首當書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何
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上同

或更始事為非

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利
帝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
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附獨成光武之美諛言
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
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史通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辨作東漢盡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論而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文如商周之頌其文均礙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辨之弊也同上

紀載多失

辨之史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其間尤是者董宣以節義繫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明直諒繫之宦者蔡琰以忍耻事胡繫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繫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具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蹇班勇之違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辨之失也

群書考索卷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

續集

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諸史門

三國志

不當書魏為紀吳蜀為傳

壽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稟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爾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稟奉而行稱魯公之元